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四

廬[illegible]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　夔齡蓮舫　鍾齡問袁　增輯

元年正月
此以公穀爲是
朱子語類曰不書即位此禮不備敘也
劉氏曰公云誅鄧扈與而歸獄乎子至而不使人云既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誅非

閔公 名開

元年春王正月

左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左姑存啖氏曰有難尚妨行禮存疑

公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　後叙弒般事與左莊末年畧同

〇設季子力能誅則慶父誅矣何謂不探其情乎今故不錄

〇齊救邢

胡傳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不速救則書次以罪其慢而偷也不敢救則書所至以罪其怯救成至遇是也舉人之情見矣稱人將卑師少也

【穀】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左】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illegible]】善救邢也張氏曰桓從管仲之請而救邢書以與之論語功歸管仲蓋仲發其端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有一月乃葬

【穀】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公】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左】季子來歸嘉之也 杜註季忠于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

【穀】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同穀梁

○盟落姑

卓氏曰是時閔公八歲亦爲慶父豈欲季友歸者故陳氏以爲國人爲之吳氏謂鄉之世臣以經傳攷之陳方與齊侯自殷會好季友嘗刻其齊陳籌有所托落姑之盟亦季友推陳人以請于齊桓耳

○季子來歸

胡傳欲旌其賢特稱季子。程子曰國人

思得以安社稷求歸不名與其父以嘉之

○仲孫來

胡傳邾有弒逆不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魯謀上窺覘虛實使臣不以禮其仲孫不對其君然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不以忠矣使慶父檢惡閔公再弒桓與仲孫所致也直書交譏之公穀皆云是慶父疏之未歸經以繫之齊何云魯仲孫啖氏劉氏皆駁之

遷陽

啖氏曰移孫附庸但

冬齊仲孫來劉氏曰不言使譏桓與仲孫也張氏曰能言魯秉周禮故雖貶不名

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杜註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與力施丁可取若
如此捉頭截絕之
心汪氏曰[illegible]踰桓
初年月[illegible]陽則
不給其祭祀存刑存
衛存[illegible]經之意
功過不用於

吉禘莊公

胡傳[illegible]禘非禮言吉
未可也吉非公祀
于寢非宮廟也一舉
而三失禮焉
季氏曰失禮之中又
失禮也

不地不書葬說見隱 公穀

公未年
穀云不地故也 [illegible]同

左傳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薨二十有一月

公羊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略同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

公羊又云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劉氏曰非也此何足為義乎

孫邾奔莒　胡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

殺之于夷以其尸歸係僖元年當是傳請葬係彼至傳

穀云曰出絕之未録姬氏什八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為義

公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孫音遜

左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末二語屬僖元年立傳

○高子盟
胡傳稱命高子必曰齊可取則非其圖以賔也許可存則平其亂以為鄰非有一定之計高子于則平術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專使之宜不曰齊侯使使在高子也
公羊不稱使我無君也不錄劉氏曰僖公出亦
程子曰嘉其能恤魯

【穀】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慶父不復見矣

冬齊高子來盟 杜註高傒也

【公】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

狄入衛

胡傳凡書亂者未有不至殺身敗家亡國者也

前敘衛亡之由中敘人衛事後敘戴公之立末敘齊桓恤衛

國假君亡俱在一滅字中

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

子禮石甯二大夫也
國人石甯皆俱在與
國人出四字中
敗而又敗窮敗勢如
見

曹衛下邑詩作漕

儲氏同伯業

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

二事皆有不傳而先敘大略于此亦先經始事也原在鄭棄其師後今移附狄人衛後

○棄師

胡傳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將兵于境不召惡之而不能遠退之不以道也棄師者鄭伯乃以國殉國事至此則將謀用彼相矣書鄭君臣同責也

陳氏曰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

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杜註 戴公名申 其年卒立文公

〔傳〕傳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

〔[illegible]〕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鄭棄其師

〔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穀〕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四卷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五上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雯齡遴莊　毓齡問袁　增輯

元年正月

劉氏曰左氏曰公出故非也去年八月閔弑僖入至此久矣國已相定不應猶以出爲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又曰諱之諱國惡若

僖公 名申

元年春王正月

左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左姑存劉氏曰非也

公羊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

北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

公穀為是

聶北救邢

胡傳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聖人之情見矣

公羊云不與諸侯專封又云狄滅之孔氏云邢未滅趙氏云邢未亡公又云諱桓前年何以書狄人衞又云實與文不與亦略故未指誅穀又云不言齊侯故不可言曹伯劉氏云非也

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註臣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穀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作曹伯

胡諸侯救[illegible]稱[illegible]日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illegible]以[illegible]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公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高氏曰次緩辭

穀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illegible]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黃氏曰不誠於救所謂假仁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後同杜氏邢地

○彙夷儀
張氏曰因邢欲遷而遷之若與衛遷邢邢賜不之過遠矣不同

○補
明一統志今屬東昌府有救
恐之所也○高氏曰
動遷相地○張氏曰
曰城者行於衛南仲
城朔方仲山甫城東
方之謂

傳左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左傳諸邢遷如歸也

公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吳氏曰邢創夷儀邢之遷則夷儀乃邢國故曰城邢

左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

夫人薨歸

胡傳齊侯殺哀姜得與法乎○汪氏曰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顧氏曰哀姜罪大齊桓誅之是也宜即其死所葬之勿許歸詞

楚伐鄭

胡傳稱人貶之也

汪氏曰著其暴

○會檉

孫氏曰楚方強而謀

穀梁 是何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傳在僖二年

公羊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楚人伐鄭杜註荊始改號曰楚張氏曰自此稱人浸強進也終桓世止稱人力猶足制之也

左傳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作朾杜註宋地

左傳 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家氏曰經言會傳言盟伐楚召陵之師權輿于此

制於千金之策也

○敗偃
胡傳同會于檉之詐敗之○張氏曰晉魯偃無保據之意亦是桓公不討之故

○敗鄫獲
胡傳莒求賂而求伐罪在莒也季友以何剋勝與衆兵力以援又用詐謀獲其主將非王者之師○左氏嘉收何始存胡氏曰何以名其非義即若非強之非正將亦何可嘉汪氏曰左公皆譏弓季非也・李氏曰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作纓高氏曰邾受姜氏曾不請討既會敗之非其地）

（穀）九月公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穀）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拏（莒拏）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陽地 季氏也）

（公）莒拏者何莒大夫也（穀與閔二年慶父弁同左傳拏同鄆公作鄆敖作麗）

（穀）莒無大夫其日莒拏何也以吾獲之日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詐謬也 紿誼論以）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季有賢俗此

夫人喪至

郎問二年左傳僖公請而葬之也張氏曰僖不知義也胡傳譏桓公也○公羊又云貶必于其重者殺又云諱桓殺同姓未詳孔氏疏云何以喪至獨重劉氏云桓伯主豈顧同姓

○城楚丘

胡傳桓公爲利下衛甚博宜有美詞今乃略之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也

左傳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左又見閔二年○此節存李氏曰不察公義矣

公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

穀梁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 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 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後不與諸侯專封與穀略同

穀梁 楚邱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

○孫氏曰與其亡而存之不若求亡而救之[illegible]也天子[illegible]錄木[illegible]之[illegible]衛人之[illegible]可法[illegible]王氏[illegible]桓公[illegible]之[illegible]若[illegible]爾。

○滅下陽
[illegible]以虞[illegible]道[illegible]之[illegible]其

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焉故曰仁不勝道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季云得罪宗廟以小君禮稱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村 評下陽虢邑

【穀】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

注誤也○公氏曰虢之滅由下陽郭之六白於不枚發箕啟輕子曰假之亡虞從致之故主處寶出下陽故書滅胡氏曰春秋誅惡者非其與之爲惡者故以齊首名憂姑以宋首州吁以虞首晉張氏曰悲公求四譽入侵晉謀于士蔿以屬號令伐之

受賂假道甚貴罪

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以晉里衛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公穀同

穀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後略同左

穀梁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 杜註宋地

左傳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杜註江黃楚與國

公羊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

穀梁 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 餘與公羊同

○盟貫

胡傳二國來楚失其右臂矣桓此盟爲犄角之勢其服楚之慮制矣

張氏曰先服此二國皆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攻楚之勢權求親附不煩諸侯也

趙氏曰北伐至是二十四年諸侯服從必待江黃來而謀始

定師出爲全也師闕其前必拒其後

●冬十月不雨

胡氏曰莊三十一年書冬一時不雨文二年十年十三年皆累數月不雨危于政而不知也惟僖憂民故六月雨亦書

〇楚侵鄭

張氏曰兵數侵掠

〇春夏不雨

汪氏曰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所感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公必

冬十月不雨 左傳在三年六月雨內杜註一時不雨則書首月

【公】何以書記異也

【穀】不雨者勤雨也 范注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家氏曰會檉謀救鄭楚比年侵鄭而師不出何也伐楚至難必爲全而後動

【左】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是時楚鬭已長用子文爲令尹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左在下六月雨內

【公】何以書記異也

【穀】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其自志于民審矣

非傳道修政於

○取舒

李氏曰舒爲見微得書人以滅國得書取是未成之辭孫氏以爲舒者楚與徐取舒爲齊得霸伐之徑也得之

○六月雨

胡傳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觀此知春秋有憫天災恤民隱之意

○會陽穀

胡傳兵聚而爲此亦分而爲齊侯發此經

徐人取舒 趙氏曰桓自伐徐徐遂服齊取舒齊謀也詩云荆舒是懲則楚與國也取以爲楚援

公羊 其言取之何易也 姑依劉氏曰非也若實滅國豈得言取

六月雨 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待雨

左傳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公羊 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 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杜註陽穀齊地

左傳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汪氏曰二年楚侵鄭故

而江黃不與分而爲寄也自爲犄角之勢按兵不動以爲八國援○趙氏曰今日陽穀之會按伐楚之謀也故明年興師

○友涖盟

汪氏曰既稱涖盟則曾有遣使時已命之盟而非大夫專盟經書涖盟者凶惟此佐齊謀伐楚有覇伯之誠李氏曰桓將伐楚恐洩机故不須諸侯

【穀】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李氏曰不盟疑亦可八晉命蕭魚之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涖 公穀作莅後同

【左】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於我也 何註猶曰往盟于齊莅盟也

【穀】莅者位也 范註莅其位而盟殺又云不日前定不言及以國與之汪氏云說未穩

而使大夫受盟不限先後故不以六會書

張氏曰咎許鄭也

●楚伐鄭

李氏曰楚五加兵于鄭矣

●侵蔡伐楚

胡傳侵蔡者潰也伐楚者正也遂繼事之辭何侵蔡不請命也蔡以何罪名而繼與人殊貶筍志于齊桓之兵事不陳經屈完來盟于召陵

楚人伐鄭

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汪氏曰楚三至桓不救而孔叔猶言勤我而却楚以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成鄭之謀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地在潁川

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

□□云侵人□□
序以詩也○朱子曰
本是伐楚特因以侵
蔡耳桓伐楚以義致
言不由詭道故孔子
稱正而不譎彼晉文
此召陵是也吳氏曰
不戰而屈人兵次以
待其屈服節制之師
也
包茅不入小罪設以
供祭昭王不復大事付
之冷語
公羊云國曰潰邑曰
叛劉氏云民曰潰邑
曰叛公又云次俟屈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王氏曰不責僭王大惡而責此求楚之為詞也易我服之亦易此霸者之心

【發】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

完也啖氏云次將知屈完來乎故未錄

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夏許男新臣卒 尚氏曰新臣許叔任位四十二年

傳 許穆公卒于師 左外存

經 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 劉氏曰內桓師非也書卒于師不足說桓公。穀姑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傳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

新臣卒

[illegible]許男遇疾而歸于其國故不言卒于師劉氏曰余亦以爲[illegible]也若[illegible]經何以不記耶

○楚屈完來盟于召陵 [illegible]

蘇氏曰猶曰子張言非臣也張氏曰屈完者何氏曰其服義而從之也桓得楚進退有成賓二百四十年僅據

先君猶好美意猶以婉言欲戰攻城驕態還以硬語

公羊又云不稱使與屈完也求服孔疏以人之辭詳其不爲君

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屈完者何楚大夫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

從錄首節

穀又云于師前定也不但李氏曰非也。郝氏曰木陵郢邪未顧楚子僅完一來遂振旅然不踰年而楚滅弦矣踰年又圍許矣按此即穀得志爲僅也

執轅濤塗

王氏曰濤塗之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

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穀】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後問答與左遂伐楚篇略同）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

【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

何至勤師以討蔡陳蔡近楚實有二心今不欲齊師反而出已齊以爲叛齊節蔡之術故威之伐其後而後已非專以濤塗也○按此說補三傳之所未及

陽氏曰左與公小異左說但怒濤塗之言昔果出陳鄭歸何必再伐乎知公羊大略沛澤之說爲信

趙氏曰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

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濤塗之罪何辟（上声）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

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也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

〇及伐陳
張氏曰及不書人微者也趙氏曰近陳故今使陳從齊及之合江黃邊國不可討無罪也

左 秋伐陳討不忠也 趙氏曰以一濤塗虐其君而暴其民齊霸道而務矣

穀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內師名師也

○至伐楚

吳氏曰重大其事也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汪氏曰尊王美桓猶召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與

八年左録陳氏曰楚雖已服何功勞哉云伐楚

侵陳

高氏曰書茲則知諸國皆大夫皆貶而人之貶茲與貶可知矣齊許宋衛也張氏曰再侵皆服而後已罪固諸侯詳書以著其罪

八月公至自伐楚（不以侵蔡至亦不以召陵至美桓伐楚故也）

穀梁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范甯：楚強莫能伐故以伐楚爲大事）

葬許穆公（余氏曰左加師字因稱公卒此曲說爲葬許僖公邵公薨于王事乎朝會中謬妄矣）

左傳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加有）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後同 杜註茲叔牙子）

左傳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胡傳 陳大夫一謀不協見伐見侵而怨猶未息也桓德于是衰矣書以譏責之也

殺申生

孔穎達云晉侯則申生無罪陳氏曰緣而斥殺者以姬之讒自殺直稱君殺而已又家氏曰申生處人倫之變不死不可得也謂其愛少以姑息而陷之不義甚矣

唐氏云賊由太子四字獄　皆知之三字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

獄

李氏曰：獻若不欲殺之，申生必不奔新城；不殺其傅，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但欲而不敢，則無所逃矣。

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穀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張氏曰：寵孽嬖致亂二十餘年，可不為有國之鑑戒。

胡　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胡傳專罪獻公，戒後世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

●伯姬朝

范注以凡謂伯姬稱伯爵伯也子不譏者皆以朝得長以責以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夏嫁至今十三年則子幼可知

●茲如牟

汪氏曰國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私事不予其因聘而行私事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杜評朝風也

【公】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主此 評杞伯）杞伯失夫之道矣（評夫婦倫）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牟附庸國曾與邾莒來朝

【左】夏公孫茲如牟娶焉杜注叔孫戴伯十年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命聘且因自逆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會首止

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高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桓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皆知世子之為鄭而世子終不易矣

○盟首止

胡傳殊中事復舉諸侯定世子之位一數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天之大者也

子于首止首止公穀作首戴後同

左傳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陳氏曰定世子也

公羊 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穀梁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胡傳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往會而不可得而抗也尊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 秋諸侯盟杜註後稱諸侯王世子不盟也

公羊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劉氏曰王[illegible]以及[illegible]世子猶公也而列[illegible]可執[illegible]於行止而[illegible]然[illegible]王以尊[illegible]以定故孔子曰[illegible]而[illegible]

陳氏曰下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微者[illegible]於郎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同盟者非微者也會于首止不但不同說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又非特尊此也

【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

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范註齊桓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于此

●逃歸不盟 胡傳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貶之也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無所逃之 陳氏曰曰逃賤之也 公羊云言逃歸不盟不可使盟也永嘉劉氏曰非也鄭伯反盟之曰逃去但書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在盟前逃也

鄭伯逃歸不盟

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惠王惡齊桓之定世子故以是命鄭文公

穀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咸謹案

孫氏曰楚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張氏曰黃弦同壤而黃恐弦子之奔滅黃自此始矣

虢虞公

胡傳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見棄義趨利貪無厭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 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

之能亡國也
孔疏晉人取之若執
一夫張氏曰虞公亦
爲三公故削之公
孫氏曰稱人以執虞
胥侯也有罪衛不得
專執況無罪乎程子
曰書執自取也家氏
曰書晉人討晉人也
程氏曰晉虞[illegible]攻虞
固愚也然晉獻詐計
姚之惡不可掩矣
俞氏曰前段論勢中
論情後論理

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傳氏口折例

註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 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 鶉火星也賁賁鶉星也 天策傅說星焞焞近日光微也 火中丙子平旦鶉火中也

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

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 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虞虢之相救非相為

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六年春王正月 時 備四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

●伐圍新城

王氏曰伐而不服故圍然圍而不聚見桓

……云在
……鄭未釁
……圍其宜
……在穀梁明從
……弓伯獨公羊惡
讀者可從

圍許遂救許

按楚子背召陵之盟而圍無罪故書其叛張氏曰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釋鄭救許而以抑暴而扶弱亦可義也

●至伐鄭

胡傳善之尤何以致久也

所以不時城也 范云鄭伯逃義逃歸是以伐而圍之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高氏曰逃歸遂與楚遂是致諸侯之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杜註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左傳】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穀梁】善救許也 胡傳善之尤者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書遂美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孫氏曰出踰三時胡氏曰不至救許者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

【穀梁】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高氏曰不可二事並舉擇其大者

七年春齊人伐鄭 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之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齊伐鄭
胡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復伐之

●小邾朝
何詐孫桓曰天子進之以爵通姓氏曰今進郳為小邾子使附魯

●殺申侯
胡傳內寵驕諫而擅殺信失刑矣申侯專利不厭足以殺其身已

左傳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子穀同杜注郳之別封故曰小邾郳犂來始得王命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 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

張氏曰申侯自楚奔鄭不必故闘或訂鄭伯從楚按張氏此論鄭之說于齊者或以此與不紛濟方悅而賜以邑鄭將何辭以說于齊耶

○盟寗毋

孔疏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

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知音智弗可改也已將塗以執怨申侯勸美城其賜邑虎牢道以致譖諸鄭伯故云用譖

公 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毋音某又音無 發 作寗母杜註魯地

左傳 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

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時何國有常職天子既衰貢職無定故伯主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統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各使官司一聽齊令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又曰不受子華之請鄭畏會不列姦

孫氏曰齊伐鄭未已鄭伯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摯

家氏曰按左氏管仲可謂以禮服人桓公可謂樂從諫

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且夫字夫字兩提總承諸侯起見不專爲鄭

夫字又一提

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又○說○子華一節○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敘○評○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說○叙三良句矣○

經 衣裳之會也 楊疏衣裳會名或稱或不稱兵車會少備舉見義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友如齊

趙氏曰當齊之伯僖友同心事伯王不朝則聘不敢怠也

○盟洮

胡傳下上之徵序于上王命也尊君之義

高氏曰平宰有叔帶之難世子位猶未定蓋惠王疾惠后立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謀之

王氏曰據經今年十二月乃書天王崩恐秘喪雖經年而叔帶親弟非外人亦難欺也豈權秘一時遂從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寧毋又使友聘所以彌縫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黃氏曰七月卒冬葬非時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款下公有鄭世子華。杜註洮曹也王人盟不諱者王室有難故

傳 七年冬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吳氏曰左氏惠王已崩豈有一年不發喪之理疑此時王或有疾至冬崩

公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穀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

其盛日而不敢棄

○乞盟

啖氏曰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盟酌之道乞者卑遜之辭言弱小之辭其矣知乞師又何酌之今敵不敵

狄伐晉

趙氏曰晉與狄隣敵土以將舉公子以家類仍狄數侵不肆毕閒必有伐而後入伐也

於上卉寬雖有事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〇兵車之會也汪氏曰葵邱不盟宰周公而盟泉翟以後皆盟王卿士晉伯不及桓矣

鄭伯乞盟胡傳始逃歸今乞盟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乞卑屈之辭

經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見盟也

夏狄伐晉

傳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於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前段追叙前年事末三句正叙本事

●禘廟致夫人
范註夫人成風也繼尊其母是卑其父
胡傳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享祀之禮
楊疏不以夫人爲哀姜元年爲齊所殺何爲今日乃致之[illegible]下以爲齊之媵女先至魯公使之爲夫人非也今故姑存左傳不錄公羊
趙氏曰既禘又致於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不姑存也宗殺人

穀梁 用致夫人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 成風莊公之妾 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張氏曰不書葬魯不會 趙氏曰世子立是爲襄王

忠字貞字韵說得是荀叔答處總不脫貞而韻耳

殺奚齊

胡傳以殺洩同音通氏陸氏盧氏孫氏杜

則以死（死字）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死字）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此與下篇作一篇讀）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

左傳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

氏陳氏張氏寧皆依
穀梁

司馬氏曰左氏引詩
既荀息而非荀息也公
羊[illegible]荀氏[illegible]君若
之子[illegible]以爲[illegible]
在[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人
[illegible]而知

公如齊
趙氏曰曩書公如
京之[illegible]王室[illegible]役
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
而王[illegible]則
知[illegible]可知

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子而輔之荀息

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

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穀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國人不子何也不

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楊疏不以爲君則是不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趙氏曰魯往他國朝聘皆書如　張氏曰朝伯主自是始

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曰桓不能撫所以病齊桓也

左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

滅溫奔衞

胡氏曰蘇忿生內之溫王靈之不振亦伯圖之有闕

弒卓及荀息

胡傳以弒其君以正里克之[illegible]以著荀息之[illegible]書大夫不失其言也

劉氏曰[illegible]荀息非聖人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從之[illegible]長[illegible]而[illegible]荀息不[illegible]以義此大臣不足以是稱得[illegible]

● 伐北戎

薛氏曰界有六千戎者狄及[illegible]齊滅

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繫衞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作卓子左傳作前殺奚齊後

公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里克如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申敘里克荀息言略同左傳

穀 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也 杜註北戎山戎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虞虢承伐邢入衛伐晉滅溫召陝之後楚滅弦圍許何罪而不圖況許方肅從而懲以侵伐非用人之道也

殺里克

胡傳與穀梁略同朱子曰晉殺其大夫天下以穀梁之罪討之也張氏曰惠公之殺之以其立在里耳不得以討賊書

公羊不書里克之入然文公說未嘗以氏日此下知不告之例

傳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唐氏曰公殺里克有慚色里克臨死有懼色

公 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 後係惠公命 里克之言略同左

穀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

穀梁傳說明甚吾無間

大雨雹

趙氏曰非大雩之時也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雹

殺丕鄭

胡傳丕鄭言于秦伯請出晉君則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

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後皆叙事略同左

秋七月闕四時

冬大雨雪雪公作雹

穀何以書記異也趙氏曰周之冬酉戌亥月即夏八九十月陰結而未散故記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夫非背惠入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言皆順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也

姜會陽穀

胡傳桓伯姜息安僭不能禮防之是以大雨雪大雩見戒于天孫氏曰參譏之

大雩

馬氏曰諸侯雩而禱祀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伐黃

張氏曰楚恃荒之心楚已占之遂興其師

十年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十一年春

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猶有弑君之罪乎鄭之殺全是私心言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姜氏督姜齊侯女然會外非禮

秋八月大雩趙氏曰雩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常用盛樂時祭也周禮大旱師巫舞雩旱祭也

穀梁 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陳氏曰誠言伐病桓公也門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耳

左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不歸楚貢者從齊故也

滅黃

胡氏曰據文于其位是亡□□□爲于亂爲令人所爲不幸者滅者方伯不修其職使小國貿君不得其所公羊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趙氏曰冬伐黃滅而乎以待救也而救不至伯業不終穀文云管仲死未錄汪氏曰左記十二年冬平戎史記仲卒在桓四十一年○按桓四十一年係僖十五年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杜注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秋七月衛四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狄侵衛

趙氏曰以衛納温子也伯主方親而不討乎

○會鹹

趙氏曰謀城杞也程氏曰次年城緣陵此會謀之也○家氏曰諸戎爲子帶所召同伐王城今會以戍周勤王齊不亟討而但平戎于王故以周不書

○友如齊

張氏曰陽穀寅毋及會鹹其後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傳齊桓伯業怠矣然後狄侵衛鄭淮夷亦來病杞不忘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註衛地

【左】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按左傳謀杞謀王室兼說

【穀】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之□□□□□□從以
□□□□□也●

●城緣陵
胡傳城緣陵而序諸師
義□□□□□□□□□
諸侯不書正專封也
城緣陵書諸侯而不
序者非亦諱也

●鄫季姬防使鄫
陳氏曰□□□□以賤
鄫子也胡傳□公
穀謂使婆女使自擇
配謬甚
公穀不□□氏曰鄫
子既朝□怒□已解
明年仍歸鄫其謬甚

經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杜註□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不終也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公 孰城之城杞也 公羊云徐莒脅滅杞杞未緣陵氏曰明年諸侯救徐其謬可知

穀 其日諸侯散辭也聚而日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范註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日散辭劉氏曰桓德衰不足序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句穀義同

左 鄫季姬來寧公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范氏曰左傳近合人情穀氏也公穀云使來請已妻至此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明探配之說斷無是理

沙鹿崩

胡傳反常爲異使人恐懼修省爲戒明矣朱子曰山崩川溢災異之大者

公羊又云沙鹿河上之邑未確劉氏曰非也此山名之不繫邑者以可知故也如禹貢梁岐猶不繫山

狄侵鄭

趙氏曰前滅溫伐晉侮衛今是侵鄭而不討伯心息矣老而溺于內能何暇治狄

傳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按此應獲晉侯沙鹿晉境內山也。

公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按此應天王出居于鄭天王天下共主也

穀 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

狄侵鄭 張氏曰狄數犯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諸侯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劉氏曰慢不赴日月穀云時卒惡之非也未錄。穆侯也父獻舞留楚卒而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諸侯世相朝今五年一朝過乎禮矣

楚人伐徐 吳氏曰徐楚僭王同惡齊桓合諸侯徐卒面而爲楚所伐可悲也

公如齊

張氏曰十年制齊令又制用五年之制制于事天了之亂矣

●楚伐徐

伐黃而齊不救及徐○季氏曰徐亦楚所利之國也前從齊取舒舒叛之與國其甘心乎

盟牡丘

張氏曰救徐可也又盟之諸侯不一故也入心已二而復盟非伯主之忌而人心始離乎不足保徐可知矣

●次匡

陳氏曰救不言次言

左傳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左傳 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胡傳書盟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

穀梁 兵車之會也

遂次于匡 陳氏曰著救不力也伯心既怠列國解體是以尋盟詩是以有次焉其勢使之然也

穀梁 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胡傳書次是伯主號令之不嚴矣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

次無志于救也

救及伐徐

孫氏曰惡緩于救患也趙氏曰次匡而能不進于是命大夫救是示怯于楚也宜徐有婁林之敗

伐厲

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然後此楚敗徐則厲在北不必救明年不能救徐而遷

至自會

趙氏曰無功而反故

待之 杜註救徐文子胡傳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志怠矣

穀梁 善救徐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趙氏說同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杜註厲楚與國

左傳 秋伐厲以救徐也 姜氏曰諸侯志怠不欲重煩曹共之位齊所定故獨勞之

八月螽 公作蝝

穀梁 螽蟲災也 胡氏曰書災也

九月公至自會 高氏曰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歸鄫

高氏曰明前此非遂絕鄫而使歸也

震夷伯廟

程子曰夷伯之廟震而書夷伯之名大惡之也[illegible]立展氏何以有廟[illegible]或氏之說劉氏曰非也諸侯則必繇字于氏原亦高子皆大夫卒又云夷伯展氏之字稱夷伯者尊之也大夫死不稱字者若季氏字信之臣天戒之故大

經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公自正月出外至是歸

季姬歸于鄫杜註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繇人曰鄫子既朝乃使歸之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傳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illegible]存何

經 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公穀云晦冥也亦錄孔疏春秋遇晦書晦無義例也杜以長曆推己卯乃三十日

冬宋人伐曹家氏曰宋襄于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心春秋所譏也

之反下理矣。
●宋伐曹
張氏曰桓僖之衰霸志之所以寄見矣。趙氏曰齊宋二十年無相侵伐者今德衰而不能制矣
●敗徐婁林
程氏曰以七國之衆不能救是于盟之孤兵楚之無恐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皆見矣
戰韓獲晉侯
胡傳不書伐書戰晉辭也獲不言以歸見秦伯舍之不言歸收結其使于師也●

傳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注：十四年曹從齊伐宋宋乘齊伯息而報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高氏曰書以郭●齊張氏曰楚兵彊脉救徐之感不立伐厲之謀無補）

傳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

張氏曰戰書不書三施不報故以晉爭是戰也秦直故勇晉曲故衰[illegible]惠[illegible]施以虛氣扞素所以辱也秦獲晉君于外也而情諸侯所以不言以歸

卓氏曰此戰出在晉韓原晉地則秦伐晉可知既戰何必書伐

眞氏曰秦以爵書非吳楚之僭也

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

亂氣狡憤可入馬賦中作只筆又可作色厲內荏比喻

出指奔梁時入指入國時

秦伯語比丁蔡爲剴切

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

濘泥也

輅迎也

杜註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斃晉而必以韓息此語

史記云秦將以晉公祀上帝許穆未必若是

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

履析孔氏謂古宮門之法稱正傳氏謂示欲自焚總下文更明

俞氏曰大夫投舍夫人登臺此時晉君作何面目

杜註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穀梁木鍊劉氏曰穀以民未將為獲非也將不失民將焉取君不言師敗為獲重

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政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穀】此偏戰也何以不言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君獲重于師敗也

隕石鷁退飛

胡傳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恐懼修省變可消災宋哉不省其戒示之顯矣程子曰隕石自空墜結而隕鷁退飛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人後世以爲無應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傅者見此因盡廢之劉氏曰公羊云是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作實 鷁穀作鶂）

【左】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公】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倒穀後殺散詞）實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

傳遂是月不日晦也取其衆辭何義乎哉衆言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非也是月者不告月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別之耳以首月解經誣矣今故采錄

胡傳　季友卒

季子忠賢魯所賴僖公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官卒以氏書者垂戒權臣竊命之端也

朱子曰季子賜族亦只是時君厚者

○魯亦

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卽然先數後詞

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　穀略同　記聞卽穀耳前記見卽穀日治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孔疏如仲遂叔肸之類名字雙舉○肸宣公母弟

【公】其稱季友何賢也　友之賢非仲遂比故友書公子而仲遂不書公子

【穀】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張氏曰獨不書葬胡氏曰出嫁女有大功服故但書其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杜註叔牙子叔孫戴伯也高氏曰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杜註鄫爲淮夷所病故卓氏曰邢欲伐衛故今年請從于會

呂氏曰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管仲死內寵嬖殺社

萬氏曰許先邢齊鄫後鄭許言會者之所爲書以罪之

○伐英氏

張氏曰英氏皋陶後之封也爲徐伐之征之與師來矣趙氏曰救徐者楚而英氏受兵報怨不直矣桓威德政衰伯業止矣功烈如此其卑也

○夏滅項

按夏滅項左以爲魯執政者公穀以爲齊桓大不同據夏取鄫

傳左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汪氏曰桓志愈怠矣

纂 兵車之會也 王氏曰伯業衰至于淮夷病鄫桓率諸侯東略齊伯事亦終于此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杜注英氏楚與國

傳左 十七年春齊人爲去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胡傳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不言滅君當諱也滅項執政所爲不請命不抑臣也

傳左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家氏曰公未歸執政所爲是以不諱所以著強臣之罪

纂 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

秋取根牟之文則夏滅項正同據春後滅氏夏滅項蒙上文則齊滅之說亦可存今故兼存之爭先儒有謂季孫所爲者則非朱氏曰反季無依年亡行父尙推年

會下

趙氏曰齊桓歸自會道由乎會夫人須其至也會之于卞非禮也公未至而夫人出亦非矣陽穀猶公與俱行也

○至自會

李氏曰僖公去國日久以爲喜而止而歸

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公羊 略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杜註卞魯地 譏非禮也

傳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傳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杜註恥見執託會告廟 吳氏曰夫人會齊侯以公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未至齊故至自會

技要賀而以書

小白卒

季氏曰古未有伯齊桓始爲首霸矣春秋或予桓何哉蓋以功也王綱削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伊者三十餘年微召陵而荊蠻猶熾北而狄退戚起過齊而戎狎覿祠未出與桓既設時事不同矣然自管仲死而伯業不終一人之身殆幾又三变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

矣

亥趙卒巳夜殯（六十七日）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五上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五下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一裔孫　夢齡　遂升　增輯
毓　問孜

僖公

四國伐齊

宋公下公羊有會字○杜註納孝公胡傳春秋序長長罪大道氏曰宋襄知奉齊侯之嗣而不計所纂之正不正也無虧長宜立而孝公干宋則致是亂者但公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傳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劉氏曰不書納昭非正也宋襄有伯天下之心故合諸侯以矜其功所以無成功也

穀梁 非伐喪也

師救齊

杜氏曰無虧已殺今救之亦以志其緩也

戰甗敗

胡傳齊受伐以宋爲主者曲有宋也書敗責齊臣也○程傳同公羊未詳劉氏曰公羊曰與襄非也晉郤克及齊戰鞌亦曰與之乎。

狄救齊

趙氏曰公羨而不勝其衆固有也故內書救而狄亦書救

夏師救齊 胡傳善釁也叙者善則伐者惡矣

穀梁 善救齊也 程氏曰稱師將卑師衆也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晉救齊猶爲彼善于此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穀梁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宋不辨長幼而強立孝公 義勝

狄救齊 吳氏曰書師救于伐齊之後救無虧也書狄救于齊敗之後救四公子之徒也

穀梁 善救齊也 胡傳許狄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邢狄伐衛

胡傳宗狄於○劉氏曰邢衛兄弟之國而從狄伐衛然之卒以滅國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奈何內侮哉劉氏此義亦不可不知

執滕子嬰齊

孫氏曰宋襄欲繼桓之後非有德義肆己之强一會虐二君程氏曰出乎爾反乎爾宋人效尤而執之矣

左傳 秋八月葬齊桓公 杜註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傳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杜註訾婁衛邑

穀梁 狄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齊氏曰以賊求伯也

左傳 宋人執滕宣公 啖氏曰惡以彊暴弱稱人注氏曰又不歸京師非伯討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公作宋人范云曹南曹之南鄙

盟曹南

杜註鄫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致餼故秋盟之黃氏曰寡助如此而求伯乎家氏曰書罰鄫之也

鄫子會盟

後會後至也宋何不以德龍威之

執鄫子用之

何註惡無道也杜註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諱惡同與不得諱之于他命高氏曰邾人修鄫舊怨承宋意執而用之張氏曰邾鄫世仇因附勢而逞虐

鄫子會盟于邾杜註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于邾故不言如會

公羊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暴甚　殘甚）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命云言人不可用）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言用人則祭不享而獲罪又用人祀）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辭不能服夷）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惡也

公羊貶戴惡同

明辭也

●宋圍曹

胡傳不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張氏曰近者說遠者來齊桓之伯爾豈若紛爭啓平宋以致諸侯先近也近者莫如曹滕不從子魚省德之言而亟事干戈宜其不伯也

衛伐邢

陸氏引啖氏請邢之

穀梁 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秋宋人圍曹

左傳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杜註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也

衛人伐邢 趙氏曰報伐衛也張氏曰衛不自省而報復罪之也髙氏曰不伐狄而伐邢故人之

無道未卽紂衛侯……賢不比武將師……之討 俞氏曰報役之師以為天意誕哉勿以為然

盟于齊
胡傳齊桓攘楚入同盟故諸公並入諸侯而以師列其下深罪之也 譯始也 王氏曰楚列齊盟自此會始 卓氏曰先陳主兄盟也

梁亡
胡傳秦肆暴不書罪

左傳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左後段始有王氏曰不可為致雨之常法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作公會

左傳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張氏曰楚假此說以參血盟會陳與蔡鄭素服先受其謀

梁亡

左傳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

[illegible]自亡之事微[illegible]之實所以明徵也

何氏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百姓一旦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魚爛而亡語出公羊

○新作南門

胡傳譏用民力于所不當務也

劉氏曰僖公泮宮詩頌之詳矣不書者其時制也李氏曰從書

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勞民不恤[illegible]何得出

穀梁 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張氏曰孔子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今爲不時作則不節

左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何註不奉古常法

新作二北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一

郜子朝

公羊作告此之君未錄胡氏曰已滅猶能行朝禮乎趙氏曰郜分南北此何昭也黃氏曰求附庸當來朝乎

西宮災

穀梁閔公廟不錄孔疏曰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家氏曰小寢燕私之地人君之過常在深宮燕處之際示譴豈徒然哉

入滑

家氏曰宋襄欲伯曷

傳 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法門法制禁令之所出也王氏曰路門也孫氏曰新延廏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

夏郜子來朝 孔疏郜初封文王之子州季之裔以後無聞唯此一見傷諸姬之微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宮也

公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何註禮夫人居中宮媵居東西宮

鄭人入滑 王氏曰滑與鄭鄰常與鄭同盟幽今無伯鄭首從楚而入滑無忌憚矣故人之

告于王而懲之。

盟邢

張氏曰：狄能謀邢，故人以進之，罪衛之意明矣。○按：左謂爲邢謀衛難，穀謂主救齊，彭山李氏說兼用，更別。

伐隨

李氏曰：自莊以前，楚兵加于江漢之間，皆不詳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諸侯無伯，于齊之後，遂爲同盟之國，于是假書。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高氏曰：滑服于衛，鄭必欲滑爲己屬，遂興師而入其國，强之凌弱如此。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季氏曰：衛前從宋伐齊，邢狄同讎，而衛遂伐邢，故有此盟。

【左傳】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穀梁】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

冬，楚人伐隨。 高氏曰：隨自是服屬于楚。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於音烏）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

慶之策書以爲恐動諸侯之計

狄侵衛

爲邢侵衛也然而邢之滅甚于此矣

盟鹿上

胡傳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尊王室之義乎張氏曰著襄之自取辱也趙氏曰以子然之宋結恨諸國齊孝以納己不得已而從焉一旦欲以侵牧尺寸服虎狼之楚其大愚而不務舘死而不恐者也

諱行多露

穀梁 隨國也。漢東之國隨爲大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杜註爲邢故。張氏曰因邢之盟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杜註鹿上宋地宋爲盟主故在齊上。

左傳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胡氏曰齊桓攘楚以安列國宋襄盟楚以求諸侯故稱人

夏大旱 杜註雩不獲雨故書旱。

左傳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

大旱

杜氏曰春秋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是也示戒也

會盂執伐

胡傳不言楚子執公惡于諸侯也諸侯在會拱手以聽不勇于爲義也[illegible]不隱貶宋公亂楚何刑也。趙氏曰宋公德不足懷威不及遠以及于難宋趙氏曰宋所恃者齊而已今齊不至

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勸分勸分財有無相通也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高氏曰言大者从此甚之辭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公作霍穀作雩或爲宇杜註盂宋地

【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illegible]

【穀梁】以重辭也。胡氏曰宋公不智楚不義王國之君不勇交譏之。

皆從舊說孰舉疑矣公羊謂不言其執不與楚執義孫胡傳故未錄

。公伐邾

伐邾雖合修祀紓禍之義然衝書大旱而此用兵亦并王氏之說須知

宜申獻捷

胡傳不曰宋捷為魯諱也來獻捷以狩魯無宜拒之不受張氏曰嚴魯也

俞傳錄宋公

胡傳當亦兼釋之故

冬公伐邾王氏曰大旱經時不卹旨用而用兵非其道也

傳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

穀 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其會盟釋不言楚子諸侯鄙以示之也張氏曰此執其釋皆制于楚故諱之罪宋與諸侯之無能為也趙氏曰不言楚制會人也汪氏曰書公會諸侯不以備釋予楚也

伐邾取須句

胡傳曰邾小何以書取不請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以亂易亂也高氏曰歸其君使為我附庸也則是取之也陳氏曰春秋殺奪利之辭所以為利雖反其君書取

四國伐鄭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宋地

左傳 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 去聲

穀梁 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胡傳穀梁是已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趙氏曰宋公不自反以修己之德義乃遂怒而伐之所以挑楚釁也

戰升陘

胡傳曰敗邾亦幾亡輕用師從害及而國亦與不勝其亂之所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鄭氏以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觀此則知春秋須何哉有存亡繼絕之公心著矣

此矣。杜註怒鄭如楚故伐之趙氏曰鄭從楚力不支也宋不能抗楚而就辱何以責鄭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杜註升陘魯地

左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戰泓收

胡傳宋公所爲不仁不義而僅守虛名與二乖故書及以貶之王氏曰楚子稱人貶之也敘楚于亦以貶宋公也●張氏曰楚救鄭不言救又貶稱人懲之也●汪氏曰宋公得傷而不言宋公敗績衞爲宋諱辱爾若矜于敗績則有辱之矣

經 內諱敗衆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

阨險隘也傷未死也

羊未錢劉氏曰嚴
言及者主之者也
下以爲雖文王之
不過見也非也
何容易哉

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纂 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

[illegible]又云春秋二十四戰未有以爲敗乎中以敵敗乎人者未錄劉氏曰非也遂宋公以師敗乎人爾狀次據事實錄非以爲褒貶也

伐宋圍緡

胡傳宋襄公既敗楚勢益張矣齊侯既無恤宋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

家氏曰齊孝非宋襄不能立以怨報德冤

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 後敘戰畧同左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後同 杜註緡宋邑

穀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吳氏曰盟于齊乃楚乘間以干列國齊侯不恬而受盟反倍此責宋乘其敗後悖理甚矣

公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疾痛也重故危又加危也

為不義書伐書圍邑
也

茲父卒
穀梁不堅失民也宋
然劉氏曰非也泓之
戰何不書宋襄其師

楚伐陳
吳氏曰考之前盟夜
陳服于楚宋見貳于
宋今楚討陳以陳未
朝楚即誣以貳宋耳
李氏曰陳興之爭如
此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不正其以惡報惡
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作慈

左傳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公羊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張氏曰僖已有志附楚故不會宋襄之葬

秋楚人伐陳

左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俞云最高晚此言矣

附錄晉惠公卒懷公立事使讀者知晉重耳入國之由

杞子卒

程子曰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閒子後復稱伯汪氏曰胡氏從左書子夷也非也若從夷則卒無赴赴不書矣或子或伯史之文耳焉得聖人黜之又升之耶

此傳係晉公子重耳出亡及入國始末

人能有者鮮有幾未諄刊為待功臣者勸

附傳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劉氏曰杞稱子大子貶之

左傳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杞夷也句姑存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附傳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

對君父說恐懼語

答齊問

寠七雷反

對妻妾說戲謔語

衛文公不禮此伐衛之由

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

俞氏曰齊有鄉見用其人國敘述別有波瀾

曹共公經證此役曹之面

僖負羈之妻羼說從晉

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

鄭文公不禮此圍鄭之由

鄭叔詹雖說公子不

俞氏曰秦穆晉伯之圖讖論殊有氣燄

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

對大敵說英雄話

楚子乘說公子從者

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雄材得味）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又識天）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

敬拜字與前稽首受字俱相應

俞氏曰前叙國此叙地

有如白水恰是河上話

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

新地皆所謂塊也

狄伐鄭

胡傳鄭伯有罪矣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乖而乘私忿以逞欲出狄師不亦亂乎家氏曰王罰鄭罪在尊求衛滑無敢怨者而命狄出師乎

盧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夏狄伐鄭

【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

德字親字是一篇主腦

筆勢問辰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

發女德之反面

俞氏曰讀前段知禁絕諸王號之所以亡讀後段知備禦外侮此之所以亂前紓徐後剴切皆千秋龜鑑之言

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報者倦矣二句說王德狄人女德無極二句說以其女爲后國語祗取禍福之階意猶前詞

天王出居

胡傳王與德宗俱書出以爲後欲杜諸書出幾于歌于西夫之者不能天下之重四辟母弟書出言其自絕于周啖氏曰王者至尊故不曰奔雖在外皆曰居陸氏曰鄭伯與君有共主依以

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

居亂云天子無名而先敢爲之出也

趙氏曰此志出入之實于三傳皆爲與諭曰天子無出書云王出鄭上言居隱門之爲易云主用出征以正爲也不言奔者以察聖人之言因謂其出而以貶義去襄王之出擬利見戒迹毋所而出文武之遺未況天下必有物主者此殺王之心也

此論于三傳之外又存一見亦不可廢

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溫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於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公羊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穀梁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晉侯夷吾卒 左傳在去年九月杜註晉文定位而後告喪故書于今年卓氏曰從告此書之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先作內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誘而殺）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

燬滅邢

胡傳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不名禮至昆弟往仕誘其守而殺之其惡甚矣

高氏曰邢道狄伐衛固可罪今遂滅之抑又甚焉

張氏曰使其臣爲譎詐之事行盜賊僭竊侵之計故名罰于

之筋段也不書經文只爾可見而可使善惡然於左傳寫之誤此號亦可參

附錄晉文納王左傳其於該阪泉之兆應襄王之遜大叔而復位而公乃自當一國然必不明公義也

公用享于天子之卦王之諸侯之例天王而享公

敗止

公羊 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

夏四月

左傳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衰讀如字一讀衰人救）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

晉文納王不書者其微在求諸侯致勤于王朝隱亦非祇過浮于功故略之

王饬晉侯只三語而大義凜然抵國語一大篇

伯姬逆婦

胡傳伯姬公女配湯

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睽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癸酉衛侯燬卒 左稱文公元年革車三百乘季年三百乘後從宋伐齊勦邑又滅邢惜哉

宋蕩伯姬來逆婦 劉氏曰非亂也公自主之亦非禮也

氏者姑自逆婦失也公下士大夫之贄亦失禮覺宋夫朝之也公羊云見窮辭也不係陳氏則何義乎

宋殺大夫

公羊云不名宋三世無大夫宋嫌剝氏曰文稱大夫矣殺來不稱名姓以其稱自之本宗此非孔氏家牒何得議諱其祖名哉

圍陳納頓子

左傳本二語方正叙本事

胡傳圍陳納頓子也陳不能以禮恤小而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公與未句異同

宋殺其大夫杜註其事未聞孫氏曰稱國不以其罪也不書名史失之汪氏曰因史舊文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 秋秦晉伐鄀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

參皇矣

使楚納之不與楚納也陳氏曰執宋公納頓子欲屬諸侯矣可謂也穀梁所謂者陳也未從陸氏曰經文先日納之

[illegible]

洮杜註魯地孔疏三十一年分得曹田此時非魯地陸氏曰衛子在喪之稱

穀梁公之會曰莒慶未葬劉氏曰直云衛子莒人豈不可乎

留向

莫魯之怨莫大焉一且過魯未測會之心故

頓子于頓孔疏頓子迫于陳而奔楚楚納之注氏曰伐陳示威納頓示恩圖伯也孔氏曰一舉兵而行此兩

公羊 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意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 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文公之喪 杜註莒以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而卒成公追成之慶不氏未賜族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杜註向莒地 速公作遬後同

左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

況以大夫聽命令信魯背將致命之盟甚于親之信在楚衛矣衛可以大夫[illegible]衛侯而已豈人所能詞外與盟大夫何不後公不以為恥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可以之

[illegible]伐齊弗及

則何以入盟[illegible]齊也其追[illegible]不[illegible]謀[illegible]弗也有[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趙氏曰然二[illegible]齊之師已[illegible]公[illegible]師而[illegible]則境可也乃至[illegible]為何非義。

于向尋洮之盟也

穀 公不會大夫其曰寗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吳氏曰僖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爲此會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公作巂杜註齊地弗公作不

左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張氏曰尋盟而侵

穀 至酅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 弗與義見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公云弗及侈也師大字意大者大齊師也非大公也孔疏謂美公誤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齊伐北鄙衛伐齊不仍齊侯乃遂圖以詞。之說於是衛伐而就於婚姻在氏伐我代衛前而持擬也。張氏曰春秋以其事盟而侵伐聚故人之二盟乃偷乎莒子魯故後盟伐之趙氏曰前日鄙之役初未報也以伐不義其與吳氏曰洮向之盟雖言非齊之所常問也速歸師其致衛之伐與齊之伐自取也

按小人君子吾爲形容情狀而特先

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

●乞之師
胡傳齊伐我非義侯來
討從宜之道屬公乞
楚師于我可乎襲良
日以陵弱相伐楚今
乃以乘伐齊耶

●滅夔以歸
胡傳諸侯之祀無遺

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
不恐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不自治而乞人且乞外師公之謀因可見矣

【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李氏曰孔子稱伐之略其因此而發歟

【穀梁】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
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公云乞卑詞重師也界同孔疏戰危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杜註夔楚同姓國

其祖者夔熊摯出處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書而不名劉氏說同

家氏曰夔子不名罪楚也

●伐宋圍緡

趙氏曰宋自襄公爲楚辱成公復被緡之圍諸侯坐視傳公又救其辱而收服之惡人責楚更矣吳氏曰宋成公受執於楚乎今師從義也楚伐圍之書以著其惡也

左傳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穀梁 以歸，猶愈乎執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何註以師與緡緡未可又道用之楚意故從楚文

左傳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何叙界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高氏曰楚利雖安可遂引其師以伐魯之國下

●以伐齊取穀

家氏曰楚以兵相晉欲得魯以號諸侯也何取焉文曰齊以楚伐齊惡之甚以吳伐楚與之何也假之楚師義之公不可首也吳茲從夫差號令蔡用吳師不遂吳氏曰縣取邑而辱國人矣將以刷耻而適甚其耻也

●至伐齊

胡傳同公子遂

趙氏曰以楚取穀受賜于楚而結怨于齊也若書乞師楚不然方皇豈振齊將服暴

傳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公至自伐齊 何註內虛而犯強齊會齊孝公卒晉文新伯幸而得免

公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穀梁 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楚無日不服矣晉至宋盟何也

杞子朝

趙氏曰來朝以庇社稷也而反兵入其國魯不篤鄰國之好也

遂入杞

高氏曰弱國旣來朝而報以師舅甥之國伯姬存焉不義甚矣傳之說失矣趙氏曰伯姬猶存且然況後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子說見二十三年

【左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用夷禮 何始存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杜註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爲昭公

【左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丁未葬齊孝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昭公不盡其禮草率畢事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趙氏曰數年間不自修而得之鄰侮交至而用兵也

【左傳】秋入杞責無禮也 吳氏曰禮不備猶愈于不朝乘之而又伐之陵弱如此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世乎指公舅君且然況也君乎

○豆圍宋

胡傳無學得諸侯以圍宋□□□計其罪

程子曰楚人貶之爲其合諸侯圍宋也猶氏曰□□以次倣不屈子楚□□□得屈楚果明年敗城亦不得稱□□之天下□之地○據趙氏此說可謂子矣亦然

楚之敗自楚大夫蒍賈斷定晉之伯自晉大夫先軫斷定

【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爲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

子犯□□於王趙衰舉
郤縠爲賢亂子玉趙
衰舉郤縠。

敦詩說禮可相謂爲
論相材爲主攸於後
將輕武之雅。
剛而無禮可爲爲將
將成說禮敦詩可爲
命將者法
禮樂詩書道剛對讓
財相禮對

數事皆可以爲而爲是
之謂勸是之謂禍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

杜注蒐順少長明貴賤也執秩主爵秩之官

文之德也。

公羊稱人爲宋公未餘劉氏曰非也宋襄死久矣

○盟宋

杜註公往會孔疏公

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穀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范註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貶楚子于兵首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所以人諸侯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相率從楚城濮之功不可少也

聞楚在宋自往會之非召之家氏曰人楚予奪諸侯不與楚子主盟亦以正諸侯從楚之罪也

○侵曹伐衛

侵曹伐衛以救宋也詳前稿發僖語孫氏曰不言遂非繼事也侵曹既反而後伐衛耳

朱子曰考左氏發楚師也是文公論處公云求侵曹衛云再稱晉侯已也求伐劉氏曰非也若未侵曹何先書二再稱晉侯即侵曹出何以知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季氏曰紀兩事也非繼復怨也

左傳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五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左傳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趙氏曰殺買兩起覬勝負而從之

買伐刖之非傳殺曰非也殺刺言罪未錄劉氏曰非也刺言所出特也

○是役衛旁也非專一也衛衛圍楚之罪晉文果致楚之師以自城濮之戰趙氏曰晉人伐衛不免於楚而已令楚救衛[illegible]也

入曹執畀 別傳[illegible]氏曰君以分其田畀宋致楚而以曹伯畀宋人雖成一戰勝楚之功道不足稱也孫氏曰不歸

【公羊】刖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刖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刖之也 與周禮三刺義異公又云不可使往未錄刖 氏曰若然是得其罪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

實師而畀宋人不奪曹衛伯即楚晉執得其罪也

劉氏曰晉文公無禮遠君子而近小人服赤芾者三百人故稱侯以畀宋人則譎也

按此段前後皆有議晉論皆有與害當務者皆不可從莊說乃備論近義則無計不從論新時則晉功不可少城濮前乎晉侯致冬

穀文云以晉侯而斥

犨傷於胷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杜註所謂譎不正張氏曰此皆著文公楚與戰之由

執曹伯畀晉侯也不與剌天何也稱晉人執曹伯畀乃又加齊人執袁濤塗而執其踰國以執乎

以戰於濮敗
孫氏曰晉文納是經[illegible]其功不[illegible]師而征亂齊[illegible]既[illegible]楚人[illegible]有[illegible]者[illegible]服[illegible]而[illegible]和文也[illegible]言[illegible]及[illegible]乎此戰也[illegible]三[illegible]欲戰

【公】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穀】入者内弗受也畀與也其曰入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

旨得臣而出先軫敵之是以晉將○朱子曰伐衛救楚而除謀取勝後世子興諸而不正又曰晉楚公死楚侵列國得當交爾過往卻有施近遠還彼旣防者剋閒衛侵必矣○呂氏曰宋公但新結晉從也于晉以伯也○范氏曰子廢楚求大例也故次任而用兵文公以爲楚不大例不足以定伯故必欲戰以耶威而但罪定其申告諸敵主是戰○趙氏曰極文服楚一

其害矣之所猶其可廢乎宜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也然晉文孔正致遲一戰而伯可謂一時之偉績故一出其謀以圖其功○張氏曰功業不相掩胡傳氏曰治後不極徑故先大張而獨以不欲竟城濮之戰晉伯世于天下見兵力之不可已觜

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

戊辰是己巳先一日

杜註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必念舊惠

杜註盬啑也[illegible]氏以以腦揉腦中也

伯棼請戰是請于楚子鬬勃請戲是請于晉侯

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亡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

若敖之六卒晉是也。百乘對針五萬二千五百人在晉目釋在駒后例在後目數在後目。

行亂無亂對針。

其可用也必無晉矣對針。

俞氏曰敘兩軍佈列勝負介在呼吸春秋敘人用兵惟城濮於是負戰史公敘垓下

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橫

本此。

癸酉即己巳後四日

殺得臣

胡傳得臣信有罪而楚子不能使之勿敵又必與之師一敗殺之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趙氏曰謀人軍師敗

擎之狐毛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公羊 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傳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

則可[illegible]服將
所[illegible]叛[illegible]方[illegible]
矣

衛侯奔楚
會踐土

胡傳[illegible]天王下勞晉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稱衛子[illegible]為[illegible]
罪[illegible]也○[illegible]
氏[illegible]
錫命[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事之大[illegible]
理[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不[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毒也。已為臣臣寘為令君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衛侯出奔楚。左傳在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杜註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于踐土。
左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
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
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
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
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

觀晉略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爲王諱而不書○孫氏曰踐土之盟天子在是也晉文不能獻楚俘于京師反致王下勞故不書

鄭伯懼使人行成衛侯懼使叔武受盟然入盟既受盟大不降矣○

按胡氏不信天王下勞之說謂王出居于鄭五年未嘗還氏亦疑爲王不書之說然則衍所謂者何王執衛侯何以歸于京師耶襄王至文八年方崩

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

未見其駿奔之勞而未
歸附于楚不知此
○陳穆公
趙氏曰陳本從楚後從
楚近年八月始求盟
然不能堅久卽其背
晉之迎乃頑與

朝王所
胡傳朝乎京師于衛
迎諸侯朝于王所者當時
有命召之乎其將焉
地矣參不以諸侯
就朝為非而以非其
所朝非正大也。
公羊不與致天子未

是役也能以德攻。杜註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叔武攝位非王命故稱子序鄭下。

陳侯如會杜註陳本與楚楚敗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陳穆公也

公其言如會何後會也在盟既盟至後則不及盟但朝于所之衛衛侯處朝。

穀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范註外乎會不及序也

公朝于王所陳氏曰朝以見其歸也趙氏曰諸侯不因晉會不必朝也書以著諸侯而歸晉功

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正也非京師亦非方嶽當朝所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錄孔疏此條謄左傳無有之事也云作王帥拔士柱註曰從攸非存也。
○衛侯歸所殺
胡傳者乙殺叔武也
○杜注明說為叔武
胡傳失其說之前後無不交私而以李氏曰胡所取叔武為本公羊也而左氏言之則為誤殺所弱而已信為殺武乃其本心特從其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傳傳說孫李氏說見從與走出外其罪無而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

哭卸是天性偏見但邪之時耳○公羊敘叔叔武事日執衛侯同

●杞伯姬來

家氏曰許氏云志入杞之恐舉也天下有伯弛丘修好族姻始録晉侯之命也

●遂如齊

吳氏曰晉文既伯齊不敢背晉而報讐愆齊因魯伐楚而求好而修前怨

會溫

穀梁諱會天王求錄張氏曰非也若以此會為諱于會則下不

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穀梁 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吳氏曰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杜註莊公女家氏曰歸寧成風吳氏曰時卑杞以入杞伯姬來謂過求不也

公子遂如齊 張氏曰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遂如齊而取穀之恨解伯樵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當又有狩河陽之文

狩河陽

胡傳爲尊周而全晉也晉有罪而其情順也既爲王諱又爲晉解狩于目文奉諸侯朝王正也恨其不能故召王就爲諱以行之入勿以諱而掩其正也

壬申朝王

據此處左載召王吳氏曰晉復率與會之諸侯朝王也經待朝方岳之禮廢久矣今一歲而再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奪

人于温 穀無齊侯 公稱子先 杜註陳共君未葬也

【左傳】冬會于温討不服也 討許 吳氏曰同楚圍宋之蔡鄭陳皆來而許不改故討之

天王狩于河陽 狩穀作守 詳河陽晉地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明德句

壬申公朝于王所

【穀梁】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温河陽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在前 說見前斷

諸侯非有能帥天子
也衛稱者名則正也
非而後則是故啖氏
亦有取焉

●執衛侯歸京
師衛執不以正之詞
也晉所執者故稱侯
不名晉稱人不得伯
討也張氏曰此元咺
訟其君于晉而文公
右咺故也

君臣無獄本國語王
論晉侯語
此起筆又另一格

此筆罪已定而終不
得爲伯討

【穀】諸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穀又云其日不月未詳劉氏曰非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衛侯與元咺訟寗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程子曰君臣無獄文公使衛侯與咺辨曲直不勝遂執之其聽頗矣雖歸于王實強致之

【公】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

此叙踐土晉立叔武事
叙叔武反復推求甚衷與魯隱公同
此叙衛侯歸殺叔武事
此叙元咺奔晉事
書子[illegible]

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二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穀梁】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陳氏曰言復位也元咺反衛宋魚石晉欒盈有復位辭

咺歸衛

胡傳大夫不世其構復絕之也自晉歸者以文公爲之主也故歸易而方伯之罪亦見矣張氏曰咺歸與于[?]伯[?]元特以復者著其假伯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張氏曰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罪大矣

【公羊】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何註因晉力以歸然臣無訴君之義復于衛非也

【穀梁】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者歸其所也

○遂圍許
胡傳：諸侯再會，天子再狩，而許獨不至，不得也。且距河陽踐土近矣，遂繼事也。○李氏曰：前日從楚執宋圍宋者皆至，獨許不至者，許近楚，服楚威令久矣。其有懲于江黃陳，圍許號義兵，亦見威力之及人淺矣。

曹伯復歸會圍

胡傳：名之以歸惡也。此聖人嚴天討之別，正得命之律。○劉氏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復國名，其賂一也。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杜註：會溫諸侯也。遂者，得復而行，不俟歸國。

【穀】遂，繼事也。穀又云：天子免之，未歸。陸氏曰：晉以曹伯畀宋，非天子命也。

介葛盧來
陳氏曰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兩書介人假葛盧有以來之也

至圍許
張氏曰致圍許以役而不能服也

盟翟泉
胡傳賤列國貶大夫與王子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下與列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杜註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

左傳 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劉氏曰附庸之君也蘇氏曰介小國也不言朝公在會也

公羊 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 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公至自圍許 趙氏曰會溫朝王所乃以圍許致志其貪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上公穀有公字翟公作狄

左傳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國盟是謂上替大夫入天子之境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甚矣正其本之義也

大雨雹

胡傳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公子遂專權萌于此矣

冬介葛盧來

孫氏曰一歲再來非禮張氏曰公年侵齊求援而後舉兵也

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程子曰晉文盟會皆在王畿違逆甚矣吳氏曰晉所以失人心故鄭貳不自反而謀伐焉

秋大雨雹 季氏曰不書月日闕文也趙氏曰陰脅陽也

左傳 秋大雨雹爲災也 汪氏曰傳道勤政以弭天變永年失政以致文公縱權

冬介葛盧來 何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

左傳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杜注傳言人或通鳥獸之情正義曰周禮夷隸掌鳥言貉隸掌獸言亦有知者

三十年春王正月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

夏狄侵齊

也夏狄侵齊

狄侵齊

胡傳文公將稱霸諸之師攻伐之則方伯之職修矣

高氏曰狄于晉侵鄭者不攘之咎氏曰狄以此侵齊之罪晏伯業衰矣

殺元咺

胡傳何以罪衛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爵專殺大夫之罪也

晏氏曰衛侯不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故不以其罪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

及瑕

胡傳瑕未聞有罪咺立以爲君故忌而殺之也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與起咺也、

衛歸衛

胡傳歸反名之若婦歸殺叔武再歸及瑕可爲後世戒○趙氏曰不曰歸自京師晉得之也書歸于衛則

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元咺既服

公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及公子瑕 左傳在前殺咺內瑕 卽子適子儀瑕毋弟

穀 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衛侯鄭歸于衛 左傳在前 殺咺內

公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

命不係于王而樵亦不歸于晉

晉秦圍鄭

家氏曰一不服盟即加之兵秦伯狗私義之不可背初稱其不當私助其好惡而人之李氏曰秦晉之分始此出燭之武一語而秦輸晉之心遂決

金氏曰晉文報怨而忘功故秦以伐鄭爲私憾而捨鄭以背晉

若亡鄭一間若舍鄭

出以爲不臣也汪氏曰衛成背晉歸于衛與晉爲其負蠻夷而忘殺之罪浮于衛侯

晉人秦人圍鄭汪氏曰晉以怨討鄭而鄭不請服春秋以伐圍書惟虐是聞尚服貳之道哉

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一合

凡君嘗觀既往去晉須料將來

燭之武說秦伯就利害上言作五層一層深一層晉文公答子犯就義理上言有三層一層深一層

末段承戍才晉師[illegible]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

山戎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鄭若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介人侵蕭 張氏曰介所以來魯今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人交術之理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杜註宰周公三公兼冢宰

【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經】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介侵蕭

徐氏曰來朝稱名今稱人退之也

宰周公聘

張氏曰三公兼宰而使來聘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孫氏曰亂雖有下聘之文然魯未嘗朝于王不過晉文會踐土與溫而已王不能正其法而下聘失道矣湛道冢宰

乎

遂如京如晉

胡傳東門公聘亂其原焉諸侯既不朝京師而使遂往又以二事出大不恭之罪

公羊未錄趙氏曰僖公時大夫未嫌公行罰公不得爲取非

取濟西田

胡傳不書所得故曰也故田而曰取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劉氏曰仲往有遺土旣不書

趙氏曰凡齊侵我皆略境濟水出於齊魯之間故有侵齊而濟此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穀梁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左傳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中段姑存左與公稍異

公羊 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

曹爲以西之田行十
非與衛我濟西田曹
好我則濟西不曾
歸表李氏曰此與孫
雖陰眾後賜川同
不繫國而乱非晉
田則取得可知也
●遂如晉
謝取濟西田也●趙
氏曰一郊同而再郊
晉厚海奏鄒氏曰
伯知伯不知王但知
利不知義
四卜郊
胡傳諸侯而祀天僭
禮矣聖人因乱之變
而書或以卜或以時
或以牲或以牛于變

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
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 先儒多宗公羊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穀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
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
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四卜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
也

先師四卜郊

公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 故四則非禮
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

之中又有變焉者惡皆之○范氏曰魯郊爲郊周公故也不于日之至避王室也比何而卜之瀆慢也必更三旬而盡于三也啖氏曰天子冬至祭上帝又以孟春祈穀上帝于郊故曰郊魯以周公故用祈穀之郊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卜三旬不吉則不郊程子曰成王賜伯禽受皆非也朱子曰郊曰卜五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

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郊本不必卜卜郊何以非禮然卜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故魯郊非禮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中解不從乃免牲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不必免牛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未解猶三望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爲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

又失禮也。

不從乃免牲

杜注免猶縱也啖氏曰凡牲必養三牲。一祀上帝。一祀后稷卜不吉代之代不吉則不郊免之。劉氏曰不從者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免牲趙氏曰卜未從曰卜既卜曰牲未卜日得免牲則見其不郊矣不復不郊因卜不吉而不郊也非知其僭也

猶三望

啖氏曰郊後必望不郊則不當望孫氏曰望非公羊鄭氏謂海

尚。也。而望祭也。三望者此天子四望亦分三等以一祭祀別國則僭

【穀】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送南郊歸之于陽也

秋七月。備四時。

冬，杞伯姬來求婦。胡傳公自主伯姬以婦人預國事皆失也書以爲戒

【穀】 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于穀作於

【左傳】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

啓徙於非境而杜氏謂分衛之祀無祭分野之祭米子曰不必從而學其猶學與此釋同。

狄圍衛

吳氏曰也匪晉名然臣以晉文居狄久而狎之與

衛遷帝丘

齊氏曰不知自强而惟遷是長地理具遷剝民而已非善策也趙氏曰齊桓城衛而遷之今衛自遷晉文生徙以何災之、

衛侵狄及盟

家氏曰狄請平自是

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胡傳狄滅衛齊桓封之而衛志亡今晉文不救無安列國之功而衛成不能強于政治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備四時。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杜詳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胡傳罪衛也盟會譏世之甚況即狄盟輕哉。

左傳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北歸不廷吳氏曰逋民而遷今乘其亂迫敵以兵攻其境以撓此亦非强于政治之道

[illegible]評

王氏曰齊桓伐楚而孝公不能繼而晉文用諸人以成伯業齊之子孫不已用人貪鄙之咎務也

俞氏曰摘鄭情到透徹聽者不悟所謂利令智昏

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知秦之謀將襲此以小人度人之心）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

俞氏曰決晉人必禦師於殽將二陵殞說眞有淒風苦雨之象易水歌不及也

●秦人入滑

張氏曰孟明三師不書非之說汪氏曰鄭士渡諸溢當入滑滅國近鄭秦雖滅之不能有其地也張氏曰秦以從晉圍鄭已知地形今將襲鄭從入滑殽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許氏曰謀潰于滑師敗于殽曰是不敢東下矣秦晉仇殺者四五世

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

鄭商人犒秦師說破妙

皇武子辭秦戍不說破妙

未係不襲鄭而入滑之故殘局功大矣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杜註脫易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積米薪也

○國歸父聘
季氏曰晉以伯令行于諸侯而聘問且疎猶存古意

○敗殽
陸氏曰秦不哀晉喪而襲其同姓若不救則文業墜矣故不書子而曰人貶之諸侯之孝在保社稷異于匹夫之孝也○程子曰晉[illegible]伐不可從

【穀】滑國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公子遂之聘吳氏曰晉文既伯解仇講好

【左】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獲百里孟明視 先軫起。

【左】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

戎也秦越晉踰周以襲人喪所以憤然者晉人。家氏曰春秋惡秦之用詐襲鄭子書晉

公羊載匹馬隻輪無反者則此役秦敗極矣

獲晉惠穆姬為請獲三帥又有文嬴

諸卿以先軫為主故起以先軫此處亦叙先軫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定秦罪不差）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名言不朽）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兵机神速）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情詞如聞）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

三帥以孟明為主故稽首是孟明結處亦說孟明

狄侵齊

吳氏曰蠻夷有事則狄先嘗無犯晉之心

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與縱敵二句作應）不顧而唾（憤狀如見）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穀敘殺之敗與左畧同）

癸巳葬晉文公（左傳在前篇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狄侵齊（季氏曰晉伯之興未嘗圖狄狄以為不足畏故文未殁而侵齊今又乘間侵之無忌憚適）

晉畏之猶足奇難耳

伐邾取訾婁

胡氏曰伐而取邑公子遂復伐者大鄰也欲報升陘之役而殘弱不義之甚也

張氏曰升陘之役以晉方伯未敢報怨今文公新死間其喪而交伐邾以取利亟讎而讎見矣

○敗狄于箕

許氏曰自狄侵齊未服討自是歲有狄患至敗此而後懲艾不復犯容吳氏曰文公出亡在狄歸國出

左傳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訾婁公作叢 穀作訾樓）

左傳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薛氏曰升陘之役十歲矣邾未犯我也今兩伐之無名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杜註郤缺稱人未爲卿

左傳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秦皆嘗受其惠故秦狄皆不較今秉紹伯恐伯威不立故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俞氏曰敬字觀人之法節字用人之法

敬字與前冀字應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先且居先軫子）

●公如齊互辨

張氏曰僖公所以如齊而朝之以自託冢氏曰王勝不往朝國歸終弱乃弱報謝鄭李氏曰晉襄初立伯事未定故也

隕霜不殺草

胡傳哀公問此於孔子對曰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夫其道草木猶干犯之況君乎○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彭中子記云隕霜假陽權之應此公子遂專政時

●三國伐許

家氏曰許從楚最堅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傳在下

乙巳公薨于小寢 劉氏曰小寢燕寢也

左傳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高氏曰公本事齊後受盟于晉晉文卒齊侯一使卿聘而遂往朝懼晉討伐邾而啟事齊也

穀梁 小寢非正也 胡傳路寢爲正不於路寢卽非正楊疏死于婦人之手故惡之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霜公羊作實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反常則異

穀梁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爲言猶實也

晉以亦不能致諸深信楚之可恃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嚴氏曰許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與後復事楚

【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五下終